

水 綠 山 青



七十年代雜誌社





伍 蘩 著

七十年代雜誌社

• 版權所有 •

水 綠 山 青

著 者：伍 榮

出 版：七 十 年 代 雜 誌 社

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三樓

電話：5-458564

承 印：新 華 印 刷 股 份 公 司

銅魚涌華廈工業大廈四樓B座

1975年3月初版，定價港幣七元

第一章

這不過是一個尋常的黃昏。

不尋常的是這年頭——一九三七年：烽火連天，山河變色。

「這該是志士投筆請纓的年頭吧，」鍾曼瞧瞧沉默的費無忌，她抿一抿嘴，打趣地說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曼兒，別淘氣了！」費無忌說，「我這趟找你，要順便跟你說再會的。」

鍾曼一怔，張大眼睛後退一步。隨又無罣無礙地朗聲笑道：「暑假完了，我們不又可以快活活的重聚了嗎？短短的離別，難道值得我們感慨萬千？」她伸出雙手，牽住費無忌的兩臂，連笑帶跳地繞住他轉了起來。

「曼兒！」費無忌低聲勸止她，「別再淘氣了。你會跌的。你不是說待會兒還要練琴嗎？」他覷了個空，把她拉住，讓她靠在樹上，免得她因為暈眩而失態。

她定一定神，仰着頭掠一掠她的長髮說：「我希望你八月中便回來，可以嗎？」

「不，曼兒……」他想說又咽住。他是慣聽鍾曼彈琴時換弓換絃那種天衣無縫的剪接技巧的，於是不着痕跡地換了話頭，繼續說道，「華北已經草木皆兵，全國也正在風聲鶴唳。今夏

一別，很難說我們會不會被硝煙戰火阻隔開了。」

「戰爭果然是離我們那末近了嗎？」她好像還不甘心相信似的。

「迫在眉睫了，」他說。「萬一今後咫尺天涯，我希望你多留給我一點披荆斬棘的勇氣。」

「一定的，」她嫣然說。「只要你快快活活地陪我渡過這黃昏。」

於是他們倆出葛嶺，過岳墳，沿着裏西湖向蘇堤冉冉地走。

費無忌抬頭仰望，只見雲山嶙峋。面前是一湖的落霞，波光潋灩。那水、那堤、那柳，一霎間都披金燦紫。像這樣的湖上黃昏，他渡過了無數次。可是現在，這湖光山色快要在他的記憶中變成陳跡了，所以這尋常的黃昏，却是別有一番滋味，他一時也就沉入了冥思。

鍾曼彷彿看透他的心事，因笑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不過是老祖父們的感嘆。可是，無忌！昨天過了不是又有今天嗎？今天過了還有明天。明天之後還會有明天，我們永遠有無窮無盡的明天。明天永遠是我們的。在我們看來，黃昏應該是可感謝的：黃昏既然來了，明日的光華還會遠嗎！」

「是的，」他說。「可惜這黃昏的火藥氣息太濃了。」

「你是說，戰爭？」她滿不在乎地笑道，「戰爭有什麼可怕？暴風雨來了，我們照樣高唱於雲樹之上，讚頌我們的血肉長城，鐵馬金戈。我們天天歡送長庚又迎接啓明。」她跳上堤畔草坪的鞦韆上，緩緩盪着。

「是的，你是令人忘憂的雲雀。」他不能被她的快活所感染。「可是，我們的明天真像

你唱的那樣光明燦爛嗎？」

「當然！」她毫不躊躇地答。

「曼兒，我真快活。」他拉住她的鞦韆板，「我真不曉得該怎樣說出我心中的感激。」

她望住他微笑不語。

「可是，」他說，「曼兒！在你所說的明天到來之前，那黑夜是漫長的。可能很長很長，是可咒詛的那末黑，那末長。你怕嗎？」

她不假思索地搖頭笑道：「經驗上我們從不曉得會有永不破曉的黑夜。」

「是的，」他說，「我不會忘記你給我的信心和勇氣。」

她從鞦韆上跳了下來，替他掠一掠因微颺輕拂着臉的鬢髮：「你不是說，我家門前的山太溫、水也太軟了嗎？」

「我從前說過的。」他忸怩地答。

「你不是說，我不過是長堤短陌上一株弱不禁風的垂柳嗎？」她又問。

「現在可不了。」他不大好意思地笑。

「告訴你：我崇拜你家鄉的白楊樹呢！」她說。「記得嗎，記得你曾經怎樣向我禮讚你家鄉的白楊樹嗎？」

「是的，」他說。「但願你也能看到它。」

「我看到了。」她說，「多末令人嚮往啊，那卓立無比的喬木！」她伸出兩手，牽住他的

雙臂，用混和着頑皮和仰慕的眼色，鑑賞他那卓爾不羣的風姿。

這是七月的第一天。她想起今天早上，學校裏舉行這學期最後一次的聚會。他在滿堂師友面前代表全國救亡協會省委會在校際分會上所作那篇令人動容的演講。她讚賞他的每一句話，喜歡他的每一微小動作。雖然背後曾有人悄悄議論他，說他那光照四座的神采，那優雅的鞠躬進退，很難說那該是講台上的費無忌呢，抑或是戲台上飾演王子的愛路扶連。也有人說，他那迷人地壯麗的修辭，是自炫和詭辯勝過實際。甚至有人說，他爲要證明自己是英雄，所以他巴不得戰爭來得快些，殘酷些。但這物議是不公平的，它含有太多的嫉妬，可也因此它成了對他讚美的另一面。

他既不以這些指摘爲意，也不因此修改他的初衷。他只用從容不迫我行我素的態度回答別人的微辭。在她看來，他正是他故鄉那個立不阿的白楊。她越看越覺得他平常愛穿的白色對他是太相宜了。

「藤花便是這樣依附高樹拂雲霄的！」她攀住他高大的肩膀，墊着腳尖在他頰上輕輕吻了一下。然後，如夢初醒地說，「我們不如釣魚去吧。太陽快要下山了，雖說我們還有許多的明天，可也不要辜負了今天呀！」

於是他們就近回到西冷印社弄來釣竿，從新又沿着蘇堤走，尋找垂釣的地方。

一種梭鏢形的小魚，雖然長不過一巴掌橫的光景，可是很多很多。牠們喜歡浮游淺水，成羣結隊的來去倏忽。只消向水裏撒下一小撮捺碎了的乾饅頭屑，魚羣更是着了魔似的圍攏來。

他們用的是一種特製的蒼蠅鉤，小鉤藏在一隻用羽毛製成的蒼蠅肚皮下面。釣竿是用最柔軟而富有彈力的竹子做的。釣絲極幼而透明，蘸了水再也看不出來。垂釣的時候，用輕而均勻的節奏顫動着釣竿，那假的蒼蠅釣餌便活像蜻蜓點水那樣在水面上飛呀飛。魚兒們爲了這粒永不得到肚的小飛蟲，不惜前仆後繼，以生命作孤注去追逐這瘋狂的遊戲。

即使是最不善釣的人，也可在半晌工夫獲得盈筐滿盆的。這非份收穫的喜悅，會使垂釣的人忘掉他們爲什麼而來。也有人臨到生火炊飯時想起缺了小菜，才動手垂釣，也從來不會徒勞無功。天老爺叫這族類繁衍得那末無窮無盡，好像是有意給人一種恩惠，尤其是對於那些窮年累月面向遊客們衣香鬢影和珠光寶氣熬日子的湖上船娘們。但對於只爲遊戲目的而垂釣的人來說，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曼兒，」他說，「聽說你們江南主婦入廚殺雞宰鴨時，嘴裏先要唸唸有詞的。可不曉得釣魚也要唸咒嗎？」

「噉！又一條。真乖！」她很快活。可是釣魚太不宜於蹦蹦跳跳，她玩了一會兒便撒手，撂下釣竿，只在旁邊分享他收穫的快樂。「你說唸什麼咒呢？我還沒聽到過吶。」

費無忌笑道：「那咒語是，『扁毛畜牲，不殺不生。不要怪我，只怪老天爺好生。』你看我們也要把這字眼改改，給魚兒唸個往生咒嗎？」

「我才不吶，」她嗔他道。「你記不得這是不尋常的年頭嗎？我要磨煉我的鐵石心腸還怕來不及呢。」

「是的，」他說。「情和理這兩個字，世人往往各執極端，大家競鑽牛角尖。可是，有些心智洒脱的人，却視同無物。聽說真正的高僧居士們反而很少吃素的。現在躺在孤山麓的蘇曼殊和尚，當年爲了口腹之慾，曾經當街剝下了金牙換糖吃。最近的新聞，據說豐子愷爲了勉強時艱共赴國難，居然公開表示要考慮吃牛奶吃雞蛋了。說不定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會聽到他也釣魚吃魚呢。」

「你說了半天，不外要證明我們今天拿小魚開開殺戒是心安理得的。」她說。「大敵當前，凡人都應該學學磨刀了，對嗎？」

他聽着覺得好笑又好玩，便問她：「要是你面前站着一個敵人，你手裏有武器，你有勇氣射殺他嗎？」

「我會的。」她喜孜孜的點頭，好像她要對付的只是一條小魚。「你呢？」她問。

「我嗎？」他笑笑，「我還不敢估量我這種勇氣。」他就在回憶裏一會兒，「我曾經射獵過鳥雀，從那裏我留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真沒法告訴你，當我第一次看見一隻有翅膀的東西在一眨眼間從生墜入死時，我心裏有多末大的激動。」

「像第一次看見瀑布那種激動嗎？」她問。「像不像南方人初次看下雪？像不像內陸的人初次看見海？」

「也許不是你忖度的那一種，」他說。「使我永世難忘的是，那鳥兒介乎生和死邊緣一瞬間給我的感受。」他放下了釣竿。「當射擊命中的時候，鳥兒並不馬上從牠飲彈的地方立刻跌

墜的，牠必定還向前向上掙扎。小小的白頭翁可以衝幾尺，一隻大麻鷹可以衝若干丈。」

「鳥兒剛中彈的一霎那間，生命還沒立刻離開牠的軀體，是嗎？」她忖度說。

「這是一個謎，」他說。「我猜想，有生之物的求生衝動，那強烈的程度，在那一瞬間是足以突破生死界限的。」

「這一瞬間，死神也無可奈何？」她問。

「我想，也許是的，」他說。「這一霎那間，既離開了生，可又並沒真正踏入死，生命還在前進。這一小段時間是多末奇妙的三不管地帶啊。」

「可惜那時間太短暫了！」她不勝感慨地說。「要是能把那一瞬間留住，那是傾天上人間所有的寶物去掉換也值得的。」

「古往今來是有不少人自信可以由他所服膺的信念突破生死超越時空的。」他說。

她望住他笑一笑：「突破無常的觀念，恐怕不過是瘋子們的紙上遊戲了吧？」

「我提起獵鳥的事情，並不是想撩你去討論那些個老題目。」他說。「我是想，一個把生命看得非常神聖莊嚴的人，在非常的年頭他會被迫視生命爲草芥不如，這真是令人惋惜的事。」

「無忌，」她彷彿忽有所悟，「我昨天請大家到留下吃便飯，你沒去。我聽郝嵬談起過，已有不少學生投筆從戎了，是不是？」

「不錯的。」他答。

「無忌，是不是你也……？」她担心地問。

「還言之過早吧，」他打斷她道。「不過，這遲早會像和尚也釣魚吃魚那樣是不足爲奇的。有朝一日，連和尚也自信要磨刀開殺戒才得昇天，也是可能的吧！」

她沉默了片刻，似在心裏琢磨他的話。她說：「無忌，我是讚美英雄的。不過，我總覺得，雄偉的事物也正和一切美的東西同樣，好像介在真和不真之間的那一種才份外動人。」

他笑而不語。

「無忌，」她說：「我們換一個話題好不好？」

「好的，」他說。「曼兒，我正想問你，你出國的事情怎樣了？」

她笑道：「男兒們都正在枕戈待旦的時候，我也豈甘後人，難道說我忍心不聞不問地跑到國外做離羣索居的魯賓遜嗎？」

「你是天才，」他說，「你應該珍惜自己並且學會容忍寂寞的。」

「你分明曉得我不喜歡阿諛的。」她提起一條活魚，作態要往他嘴裏送，「我罰你！」

「別鬧了，曼兒。」他笑着跳起來躲避，「說實話，你不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嗎？這獎學金全遠東能有幾個呢？」

她抿起嘴注視他好一會兒，說：「我要好好捉摸你這話究竟有幾分真正出自你肺腑？」

他唯有笑而不答。

「真人面前別說假話！」她說，「你是不是打算藉這獎學金放逐我，把我放逐到你心目中認爲的保險箱裏去，否則你便不放心踏腳上你那英雄的征途。是不是？」

他受了委屈似的苦笑道：「你把我忖度得太自私了吧？」

她微嘲地說：「偏偏有些事，越說成大公無私便越不像是真的。」

他故意轉過身向水裏摔一下魚絲，免得被迫着要回答她。

「要是我出國，這一去起碼三年五載，你是曉得的。」她說，「是不是你有了新計劃呢？」

「什麼計劃？」他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也正在準備出國嗎？」她疑惑地問。

他彷彿受了更大的委屈。他說：「你把這個受同學們重託的費無忌忖測得太不堪了。他竟然是言行不相符到這樣田地的一個人嗎？」

「別生氣！」她拉他坐下道。「也許我低估了你的熱情了。士別三日，尙且刮目相看，暑假完了再見時，不曉得你這株英雄的白楊樹旁還有沒有我這小草立腳的地方了？」

「輪到我要罰你！」他也作態要拿一尾小魚餵她吃。

「不敢了！」她掩住嘴笑。稍停，「正經告訴我，你這一去總不外是爲全國救亡協會的事吧？是到武漢呢還是長沙？」

「都不是的，」他說。「我去平津。」

「什麼？平津？」她吃了一驚。「你剛才自己不是說整個華北已經草木皆兵了嗎？」

「是的，」他說。「北平的大門口已經有事。豐台車站，蘆溝橋邊，最近已有敵人的大規模挑釁性演習，日以繼夜地在進行。敵人的鐵蹄隨時準備踐踏平津，直至京滬。華北戰火只差

「一層透明的幕，便算正式揭開了。」

她站了起來，不安地搓着雙手走來走去，任由嫋嫋的柳條輕拂她的長髮。

「不過，你別替我擔心。」他安靜地說，「我會隨時密切注視時局發展的。」

「你不是說，你們在天津的一部分家人都已南遷了嗎？」她問。

「是的。」他答。

她又問：「你這次北上，是你自己自動請纓的呢，還是受全國救協的行動組織徵調你去的呢？」

他微笑答道：「也許，各佔一半吧。」

她停住腳步，站在他面前，惴惴不安地說：「難怪你起先懷着滿肚子不尋常的感慨，預感到短期內不能南回，又希望我早些出國。原來你是在衆人面前當了英雄，然後跑到我面前來訴苦……」但她又立刻知道失言，深悔一時亂了方寸。她跺着腳改正自己的話道，「我心裏分明不要這樣說的。」她求恕地望住他，「你說，『我原諒你！』」

「我原諒你！」他說，「曼兒，其實你沒有什麼要我原諒的。倒是我應該請你原諒。」

「無忌，」她說，「要是平津之行你非去不可，你能答應我盡快把正事辦完了趕早南回

嗎？」

他畧一遲疑，終於點頭：「好，我答應你。」

「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大約什麼時候可以回到上海？」她問。

他說：「我們一行幾個人，內定最多在平津逗留一星期，事實上還不曉得時局是否容許我們停留那樣久。」

「那末，一言爲定。」她興奮地伸出右手，「一兩天內我動身到上海。我父親的地方你是曉得的，我在他那裏等你。」

「曼兒，你別傻！」他急了，沒握她的手，「你可千萬別到上海。有些敏感的耳朵，甚至相信已可在京滬聽到砲聲了。再說，你便到上海，也會不到我的。」

「爲什麼？」她好生奇怪。

「曼兒，」他拉住她的手邀她起來，「不釣魚了，我們走走吧。迎着涼風吹一會兒，你的頭腦會更冷靜些，我索性把一切都告訴你吧！」

她不安地望住他，緩步走着，身體好像負擔不住心頭的重壓。

「曼兒，」他說，「我從平津回來以後，也不會在上海逗留的，我要先到金華報到，候命入伍。」

「什麼？」她眼睛張大了。

「我本來準備離開杭州後再慢慢寫信告訴你的。我已參加學生志願軍。」他盡可能平靜地說。

她心裏面那株半想像半真實的巨人般的英雄樹，本來在夢一般藍天白雲之中和她互相提携着仰望蒼穹的，現在它行將還原爲血肉之軀的衝鋒陷陣的戰士了。鐵血橫飛流金鑠石的現代戰

場景象，彷彿已浮現在眼前。她驚駭住了。

兩人相對默然。

「什麼時候動身？」她低聲問。

「今晚，」他答。「午夜零時三十分的火車。」

「請告訴我，」她聲音微顫地問，「是誰指給你走的這條路，該不會是郝嵬吧？」

「不是的。」他坦然說，「你別激動啊！」

「是符寶盧嗎？」她再猜。

「也不是。」他搖頭。

「秦非嗎？」她覺得很有可能了。

「也不是的。」他依然搖頭。

「那末，是韓肅？是楚天藍？是……」她對自己說：「我曉得，一定是羅蒙了。」

「別猜了，全不是的。」他心平氣和地說，「這是我自己替自己選定的路。」他又好奇地問，「你爲什麼會想到這是別人的主意呢？」

她好像心裏疑雲密布，她說：「我猜想，也許有人因爲嫉妬……」

「不，曼兒。」他打斷她。「你剛才所提到的，都是和你和我合得來的朋友，都是些光明磊落的人。」

「好人也有嫉妬的，」她說。「說不定有人拿這英雄的釣餌去放逐你，正像我剛才也懷疑

你想藉獎學金放逐我一樣。」

「我以爲不會，」他說，「你所懷疑的人裏面，還有在不久將來會和我一齊入伍的。」

「都參加了學生軍？」她問。

「是的，」他說。「我們將來說不定會同生死共患難的。」

兩人又沉默地走了一會。

「你家裏同意你這樣做的嗎？」她忽然問。

他似乎猜測到她的用心。他說：「我們舉家才回到上海不久，從昨天起又繼續南遷。一家化整爲零，現在各奔前程，我們已暫時失去聯絡。你想通知我家裏阻止我？來不及了。」

「是的，來不及了。」她喃喃自語。「一切都已成定局。」她想起剛才無意中開的玩笑，竟然成了讖語。

「曼兒！」他叫她，但她望着天邊茫然不知所答。「曼兒！」他捏住她雙手問：「你想什麼？」

「我想？」她茫然如故。「我想：無忌會不會問我，『曼兒，你想些什麼呢？』」

費無忌一怔。鍾曼笑了，他也笑了起來。

「曼兒，」他說，「我們倒不如面對着夕陽的方向走，這樣我們看見這個世界要光明燦爛得多。」

「世界本來是光明燦爛的，」她說，「我們本來應該可以快快活活的。」

「剛才灰色的雲好像曾經遮住你的心。」他說。

「可是，」她說，「現在不是又重見光明了嗎。你看！」他指着水和天，「我彷彿看見那個浣紗姑娘呢！」

「是的，」費無忌說，「那個勇敢多情的村姑，和她的堅忍情人一起，功成身退，共賦歸去來兮。兩千多年來湖山無恙。雖然傲骨長埋，可是浩氣長在。」

「不錯，」鍾曼說道，「同樣說是爲了正義和復仇，可是比起他們的堅忍精神來，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胆是黯然無光的。」

他們相顧怡然。

「曼兒，夕陽把你全身鍍上金光了。」他說。

「你也是的，」她說。「看！大地上的一切都已蒙昧了。」

碧色的湖水漾着金色的漣漪。孤山和他們的學校，靜謐地由兩條鏤金的玉帶懸在湖上。左面岳墳和裏西湖的炊煙裊裊。旗下城呢，它遠遠地躺在對面湖岸，縮成參差錯落的紫色的一片。

落霞盡情地炫耀它們的錦繡霓裳。天上披一襲金衣，湖裏也穿一身金衣。天上換穿橙色，湖裏也換橙色。好像還嫌不夠絢爛，天孫又忙於趕織紫蘿蘭色繡金的，於是湖裏也趕緊照着一色一樣奉陪。天上人間爭妍鬥麗，彼此出奇掣勝，於是又相繼變換玄色鑲嵌鵝黃花邊的另外一套。誰也不能奢望再有更瑰麗的新裝了。不料驀然間天上玄色的大氅一揮，湖水也連忙脫却大氅，彼此一齊展現全紅羽衣。像千萬隻向火的鳳凰，天上人間一齊振翼翱翔，齊聲歡唱。